



玉田八景漫谈(上)

□ 钱兴利

我国各地多将其境内名胜评选后集为“八”数,分别命名,这也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。“八景”之说大约始于北宋,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提及当时画家宋迪作“潇湘八景”图,应是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“八景”之说。

玉田文明历史源远流长,大约在明代中后期,由文人雅士和地方官员遴选的“玉田八景”就已产生。县内保存的康熙、乾隆、光绪年间《玉田县志》均有记载,乾隆年间的志书中还附有玉田八景图。但是,县志中关于八景位置多是“城西北二十余里”之类,语焉不详,描述也不具体,一部分景点确切位置难以考证。

一、麻峰种玉

麻峰即麻山,古称古溪山。位于

玉田县城北部郭屯乡麻山村北,海拔105米,是一座顶部平坦的低山。山顶矗立着一通略显破旧的古碑,坐落在一尊石雕麒麟上。碑身正面阴刻“古人种玉处”五个古朴大字。这里就是传说久远的阳伯雍种玉之地。据古县志记载,麻山上很早就立有石柱,上面铭刻“玉田”二字,是种玉人阳伯雍后裔杨于石所立。明清时期将已经残破的石柱换成石碑,刻上“古人种玉处”五个大字,并多次修缮,可惜在特殊年代石碑损坏流散。改革开放后,县主管部门将残碑收集到一起,修复后重新竖立在原处。而今,“古人种玉处”碑被列为唐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名山与古寺总是相得益彰,在麻山南山腰,明正德年间曾兴建起一座占地约2亩的佛寺,名为麻山寺。借助麻峰种玉的传说,寺庙吸引了周边的大量善男信女,香火旺盛。寺内苍翠松柏环抱,香樟古槐掩映,殿阁亭堂高低错落,一片幽静清雅世界。每当晨钟暮鼓敲响,浑厚悠长的钟声把那份宁静安详一直传送到十多里外的古城内。而今,在古寺原址又重建起一座殿宇巍峨的寺院,人们对这一古老胜景再现辉煌充满期待。

麻峰种玉是个神奇而又古老的传说,最早见于晋代干宝编著的《搜神记》卷十一,原文记载如下:

阳公伯雍,洛阳人也,本以佣卖为业。性笃孝,父母亡,葬无终山,遂家焉。山高八十里,上无水。公汲水,做义浆于坂头,行者皆饮之。三年,有一人就饮,以一斗石子与之,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,云:“玉当生其中”。阳公未娶,又语云:“汝后当得好妇。”语毕不见。乃种其石。数岁,时时往视,见玉子生石上,人莫知也。有徐氏者,右北平著姓,女甚有行,时人求,多不许。公乃试求徐氏,徐氏笑以狂,因戏云:“得白璧一双来,当听为婚。”公至所种玉田中,得白璧五双以聘。徐氏大惊,遂以女妻公。天子闻而异之,拜为大夫。乃于种玉处四角做大石柱,各一丈,当中一顷地名曰“玉田”。

《搜神记》是志怪小说,但伯雍种玉的传说在历史资料中可以找到其原型。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地理名著《水经注》中,有关于这段传说和阳伯雍家族谱系的考证记载。结合县内其他古文献资料,可以推断,种玉人阳伯雍就是记载中春秋末期的玉田人阳伯伯,而玉田的县名就来自这个传说。

玉田在春秋时称“无终国”,唐武则天天万岁通天元年(公元696年),依《搜神记》中“阳伯雍麻山种石得玉”的传说更名“玉田县”,沿用至今已1300多年。

二、燕山叠翠

玉田北部山地属燕山一脉,因地处古燕地而早有其名。燕山叠翠,位于县城西北约12.5公里的燕山口东。燕山口,夏商周时直至明代之前称蓟门,是连通内地与塞外的重要咽喉要隘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北宋诗人苏轼所作《燕山》一诗中有:“燕山如长蛇,千里限夷狄,首衔西山麓,尾挂东海岸……”诗中对此里地形之险峻、战略地位之重要都有描述。玉田境内燕山虎踞,唐水龙环,是形胜之地,所以北部燕山可谓县之灵脉。

“燕山叠翠”所指的燕山,个人认为玉田县境内燕山口东,包括草帽山、庞山、大肚山、九峰山、大转山、西凤凰顶等多座山峰的总称,因此山多可见到“叠翠”景观。“叠翠”是指这里的山体多分布石灰岩,悬崖陡峭处层层叠叠堆积如云,层间隙处岩石风化侵蚀,碎石沙土堆积,草木生长。春夏之际,如碧玉锦缎横披于山崖岩层间,形成“叠翠”胜景。

近年修建了水泥观光路,山路蜿蜒起伏,路南有一座状如神龟探海的小山,其北坡是如鬼斧神工劈成的峭壁悬崖,山腰松林如黛,山脚处是一

片绵延无际有如暮霭丹霞般的火炬林。环路东侧悬崖,即为观赏燕山叠翠景观的绝佳地点之一。

环路北侧有一四崖壁立、突兀嵯峨东西向延伸的崖峰,这就是古县志所载的“庞山”。当地人又称其为庞家寨山。庞山顶部较平坦,与县北部独乐崖形似,玉田户外人称之为“小独乐崖”。

庞山北侧山谷中怪石孤峰林立,造型奇特,是一处良好的地质地貌景观,玉田户外人称之为“小石林”。小石林西北侧为草帽山,盖因山体形似草帽得名。东北方向不远大转山南,有一道东西走向横跨山梁,由石块垒砌宽约两米的墙垣,相传是唐初白袍大将军薛礼东征时所建防御工事,俗称“拦马墙”,至今尚保持较为完好。沿山梁防火道东行再北折,过野菜坡后即到达一处山梁陡窄,岩石峻峭的山口,当地人称为“龙门口”。此处地势较高,两侧悬崖高耸壁立,站在悬崖巨石上视野开阔,一直可以望见城内林立的高楼大厦。古人吟咏燕山叠翠的诗作不少,王庆元诗云:“叠叠烟峦接窈窕,烟销拥出翠围屏,游人莫出燕山口,口外山无如此青。”清朝进士胡维翰诗云:“叠翠层峦里,郁葱万树苍。屏环禅院古,崖滴乳泉香。雨润田畴宅,风清奕奕庄。危峰依旧峙,何必问沧桑。”

田畴和奕奕都是古代玉田境内的名人。站在此处,遥想古人登燕山而远眺,追思怀古,禁不住让人心思之,神往之。

北侧山峰为西凤凰顶。龙门口西侧有一隐秘小径,穿松林花海可行,沿途东为巍峨耸立的叠翠悬崖,崖上有一悬空山洞;西为天津蓟州区翠屏湖,此处亦为欣赏叠翠美景的绝佳地点之一。西凤凰顶东有已毁坏的据说是铁瓦无梁殿的旧址,为厚约0.5米、长度为2米的方形墙基,似乎是一座塔的基础。折向北沿小路下坡,可到一处稍显破败的土房处。土房西北即为清代所建九峰朝阳寺旧址。尚有碎石砖瓦和石碑残存。遗址下有一井泉,井中泉水无论春夏秋冬不溢不落,且冬季也不结冰。此处林木茂密,早春时节,山坡上山桃山杏,花开遍野,草木绿黄,景致迷人。

(待续)



乡间草木

(一)

□ 于东兴

滴溜甩挂

滴溜甩挂,一个形象生动的方言词,形容瓜果豆角拥簇下垂,或丝丝垂挂、随风飘荡的情状。一是多。如黄瓜,那些娇嫩的小花还未凋谢,就有尖尖小瓜,顶花带刺,显露峥嵘。稍后,便俯身下垂,在青枝绿叶间渐次突兀起来。二是动感十足。特别是长长的挂豆,像挂在篱笆上一排细长丝缕,有风吹过,飞瀑般飘动。

还有一种与苦瓜有亲缘关系叫“咧古吊”的攀缘植物,茎蔓细长,叶子弱不禁风,但“偶依一株树,遂抽百尺条。”待爬到丈八高时,便垂下一只只纺锤果实,在风中荡来荡去。成熟后通体金黄,像一个个金钟,挂在空中。稍不注意,一个金果就悄然裂开,露出鲜的内瓢。“晓看红湿处”,方知是几枚裹着红衣的种子落地上。

滴溜甩挂,一个随风摇曳的方言,看到它,一幅绿荫匝地果实累累的画面,就浮现眼前。

老婆子耳朵

老婆子耳朵,一种扁片状豆角,因形似人耳,就有了这么个名字。一说这个名字,总让人想起老家的婆婆奶奶们。

这种豆角多种在寨子根或柴垛旁,不用管理,任其攀爬,种下几粒就能爬满寨墙草垛。不用多久,就有紫色小花在枝叶间次第绽放。不经意间,你会发现花从上伸出一枚枚怯生生的尖角,过几天那些尖角就长成一只只小耳朵。

这种形似耳朵的豆角,过往谁家都种几株,摘下一捧,即是一菜。似麻非麻,嚼之似涩非涩,别有滋味。多年之后再品嚼那种滋味,有一片悠长的回味在心头。

农家院落中,“老婆子耳朵”悄然开花,悄然结果,谛听天地音符,点缀乡村寂寥。却少有人留意它,就像头顶的蓝天,我们天天行走在天空之下,却往往视而不见。

鬼指根

带“鬼”字的东西,总给人异样的感觉与联想。黑翅翔黑身子的“鬼蚂螂”,像一片阴影,在水边飞来飞去,有点鬼气;外壳似老人皱纹堆累的“鬼螃蟹”,扮着鬼脸,东张西望,丑陋而滑稽。“鬼指根”乃是一种野草,从叶子中间挑起一根根细细的茎,乱哄哄开出黄色小花。一有风吹草动,线形瘦果便悄悄裂开,一蓬蓬顶着绒毛的尖刺,像一发发随时连射的子弹,谁从旁边经过,只要稍一碰触,即被连连击中。少时在路边拾柴割草,在毫无觉察时,裤脚衣襟常被它刺中无数,只得一枚枚小心拔掉。但总有几枚潜伏者,直到刺痛手掌才被发觉。

释放针刺,刺你没商量,大概就是它“鬼”异之所在。

与之相类,还有“麻苍(苍耳)”和“蒺藜”。麻苍结籽具钩状硬刺,稍触及即粘在衣裤上,路过者无一幸免。蒺藜之籽俗称“蒺藜狗子”,刺硬如铁,一粒就是一颗地雷。早年耨地歇烟时,在地头刚一坐下,就觉屁股一阵刺痛,不用找,肯定是蒺藜狗子在发狠。割草时,被混于草中的蒺藜狗子扎出血来,是常有的事。

这些刺人的草,本无恶意,它们只是把我们当作快递小哥,把种子带向四面八方。

兔蹲

以鸟兽昆虫命名野草和庄稼的方言,乡土之气跃然纸上。如豆粒上花纹酷似京剧脸谱,又似蜻蜓脑袋的黄豆——“蚂螂头”;形容猪一蹶脚,就能够到顶穗的矮棵高粱——“老骡猪蹄脚”;见什么就死缠不放,大肆蔓延,如牛的哈喇子一样纤细的野草——“牛歌涎(学名菟丝子)”……这些野草庄稼,因其比喻恰切的俗名,一下子神态飞扬,活泼起来,让你过目难忘。

兔蹲,又是一例。兔蹲,一种早熟豆角,不爬蔓,不搭架,长到一二尺高,即开花结角。它们一铺铺匍匐着,像一只只野兔蹲在初夏的田园,仿佛一有动静,便腾跃而去。我想,第一个想出这个比喻的人了不起,让人瞬间就记住了这种早熟的豆角。虽然“兔蹲”豆角味道发木,但采摘于菜蔬荒疏季节,亦是难得。大棚蔬菜广为种植后,其早熟优势已然不再,也就很少有种植了。不过,其“兔蹲”之名,依然让你想起它从密的秧苗,进而一只只兔子仿佛在眼前蹲伏,蓄势待发。进而,一缕思乡之意就掠过脑际。

“霞光”伉俪漫忆

□ 刘士裕

说:“你们夫妻是霞光万道,瑞气千条……”从此,凤霞老师画画,祖光先生题词,便成了他们的标配。

临别时,祖光先生把他创作的一幅书法作品赠送给唐山人民。内容为借用元代诗人刘秉忠的诗句“直到雪消冰泮时,百川春水自东流”,将诗中的“直”字改为“待”,老句新用,别有创意。作品笔法浑厚圆润,骨力遒劲,功力自现。面对两位老人对当年地震灾区人民的深情厚谊,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?除邀请他们到唐山做客外,并深深地行了一个鞠躬礼。

“生正逢时”

1997年3月15日上午,晴空万里,乍暖还寒,我和同事第二次拜访。一是向两位老人再次表达谢意,二是汇报展览盛况,并送上《纪念唐山抗震二十周年美术书法作品集》。

当时凤霞老师身体不适,还在休息,我们便和祖光先生攀谈起来。从介绍中我们得知:凤霞老师幼小人贩子从苏州卖到天津,辗转落到一户卖糖葫芦人家,七八岁开始操劳家务,照顾幼小的弟妹,十三岁便学评剧挣钱养家。新中国成立前一年才在北京天桥扎下根,唱红北京城。20世纪50年代,戏曲电影《刘巧儿》《花为媒》问世后声名远播。从39岁开始,在接连不断的“运动”中,她历尽劫难,身心受到极大摧残。后加之医院误诊,导致半身瘫痪,当时她刚49岁。在我们问及凤霞老师现在的身体状况时,祖光先生说,凤霞老师饮食起居向来很有规律,每天坚持锻炼。大难后的二十年时间,凭借坚强的毅力,先后写下四百万字的回忆录《杨三姐告状》,曾三次到滦县双榆树村拜访杨三姐。当时因为一些旧戏胡编乱造肆意丑化,给杨家造成许多困扰,因而遭遇杨三姐家人的婉拒。由于凤霞老师锲而不舍,最后还是见

了一天,但没有深谈。当她看着眼前这位沉默寡言,表情木讷的农村大妈,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位勇敢、机智、不屈不挠的杨三姐,心中留下不少惆怅和缺憾。但通过采访其他当事人,她还是得到了不少真实的生活感受。1980年10月,到北京看病的78岁杨三姐,得知凤霞老师已经不再演出,且当时不在北京时,遗憾地表示,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向她道个歉……

凤霞老师患病后,转为从事文学创作和培育新人。她关心唐山评剧的发展,念念不忘为唐山培养评剧人才。1992年初,后起之秀的罗慧芹终于成为凤霞老师的入室弟子。1996年夏,凤霞老师和女儿吴霜还专程来唐山常记戏楼,看罗慧芹主演的《刘巧儿》。散戏后,又热情地把罗慧芹叫到住处说戏。虽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,但她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的示范,仍然透着当年的灵秀和妩媚,仿佛“刘巧儿”从银幕上走了下来,令学生受益匪浅。

心系唐山

唐山是中国评剧的发祥地,凤霞老师对唐山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。但唐山留给她的最初印象却是烧鸡“香香”的味道。

早年她来唐山唱戏,每天从住处到戏院总要经过一家烧鸡店。多年后她仍清晰地记得:“我每天路过这里就会闻到香香的的味道,总想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唐山的烧鸡呀?”母亲安慰她:“等你成了角儿,就给你买一只吃。”直到1949年,凤霞老师来唐山天乐戏院演出时,张庆和先生才提着一只烧鸡说:“小凤啊,你小时候就想吃,吃不起,现在可成了角儿了,来,孩子吃吧!”但凤霞老师总觉得这次不像当年闻到的味道那么香。

1955年,中国评剧院成立后,凤霞老师为了演好改编后的现代评剧《杨三姐告状》,曾三次到滦县双榆树村拜访杨三姐。当时因为一些旧戏胡编乱造肆意丑化,给杨家造成许多困扰,因而遭遇杨三姐家人的婉拒。由于凤霞老师锲而不舍,最后还是见

了灵秀和妩媚,仿佛“刘巧儿”从银幕上走了下来,令学生受益匪浅。

1997年初,罗慧芹被中央电视台选定参加春节戏曲联欢晚会。凤霞老师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,从北京打来电话:“快到家来,我给你说戏。”凤霞老师做示范时一直喘着粗气,罗慧芹劝老师歇一会儿,她一语双关地说:“演戏和做人,都需要勤奋和毅力,不管环境怎么改变,人都要保持一种向上的精神。”这年9月,当她得知罗慧芹又要排演新戏时,语重心长地说:“唐山是评剧的故乡,振兴评剧你们这一代责任重大。”如今,中国评剧艺术节已经举办了12届,成为展示全国评剧艺术水平的盛会。罗慧芹也已成长为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“梅花奖”得主,当今评剧巨角的领军人物之一。唐山评剧的发展,与凤霞老师的辛劳和汗水是分不开的。



新凤霞吴祖光夫妇



1951年,“评剧皇后”新凤霞和“戏剧神童”吴祖光在北京举办婚礼,媒人是老舍,主持人为郭沫若。这对佳人才子的结合,被当时文艺界称之为“霞光之恋”。

书画传情

为征集唐山抗震二十周年书画展作品,1996年4月9日,我和同事叩开了位于北京工人体育场东路的风霞老师、祖光先生的房门。房间不大,很简朴,但文化氛围很浓。祖光先生安顿我们坐下,寒暄了几句后,风霞老师便坐着轮椅从里屋出来,和我们一一握手。她话虽不多,但精神很好,热情地招呼我们合影留念。祖光先生说,1975年,凤霞老师半身瘫痪后,就一直以轮椅为伴。

我们的到访,是经新华社贾靖宏先生介绍的,因此两位老人早有准备。风霞老师打开一幅名为《春光》的国画。画面上两朵牡丹光彩夺目,墨绿色的叶子纯净厚重,颇有白石先生的风韵;祖光先生的题字“唐山地震二十周年今日辉煌”,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;落款为“新凤霞画吴祖光题”。风霞老师不能久坐,把画递给我们便回里屋休息。祖光先生介绍:风霞老师告别舞台后,心情一度低沉。他知道妻子对知识的渴求,便特意装修了一间书房,每天教她读书识字,写回忆文章。后来又陪凤霞老师拜在白石老人门下,既教她绘画,又教她如何从艺、做人。一次,白石老人